



城市英雄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城市如暴君，让人们的灵魂匍匐于地。一个美丽穷女孩却不愿意屈服，她不惜以女人的尊严为代价去追逐自己的财富梦想……冷漠、背叛、阴谋、人性的挣

王
新
著

扎、无情的商战，本书向读者真实地呈现了当代繁华都市的另一面，并且通过一组鲜活的人物群像回答了一个困扰我们已久的问题——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



作者简介

王新，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学系，现为独立学者，作家，曾任股份公司执行董事多年。

出版哲学专著两部、散文诗集一部，分别为《现实主义哲学笔记》、《实体辩证法》、《燃灯集》，产生广泛学术影响，并因为这些著作，于2000年受聘为西安交通大学兼职教授、2005年受聘为西北大学讲座教授，2007年加入陕西省作家协会。

CHENGSHI YINGXIONG

责任编辑：党晓绒
申亚妮
整体设计：可 峰



建议上架：文学

ISBN 978-7-80680-962-4



9 787806 809624 >

定价：38.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英雄/王新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1.1
ISBN 978-7-80680-962-4

I. ①城…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8760 号

城市英雄

作 者 王 新
责任编辑 党晓绒 申亚妮
整体设计 可 峰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aibaisybl@126.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煤航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插 页 2
字 数 386 千字
印 张 16.88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962-4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64

南江市最高的旋转咖啡厅，在六十八层的国际大厦顶层。坐在窗前，大半个南江市尽收眼底。各种造型的现代化建筑群鳞次栉比，在蓝盈盈的天空下，宛如起伏的峰峦一般。连绵不绝的立交桥如一个一个巨大的旋涡，把所有的建筑物连接起来。

流淌千年的南江在灿烂的阳光下泛起粼粼波光，如同国画大师在群莽之间写意的一笔弧线，横跨在江面上的牵拉桥时隐时现。

正是初秋，成片的树冠如同一汪一汪清亮的池水一样，充盈在高低建筑物的缝隙里，有些地方树叶已经开始变黄变红，呈现出丰富斑驳的色彩，美如一幅淡彩的油画。

夏音望着窗外的城市景色，享受着凉爽的空调，望着不时从自己身边走过的姿态优雅的服务员，忽然觉得自己是不是疯掉了，居然来到了这个高消费的地方。

夏音刚才大致浏览了一下装帧精美的酒水单，那些小巧的阿拉伯数字看得她有些心跳：最便宜的一款摩卡咖啡居然也要两百八十元，一小瓶百威啤酒一百二十元。这对于刚从南江大学毕业一年多的夏音而言，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夏音干过几份工作，一个月的工资基本上都是一千五到两千元。而她和男朋友小峰一个月全部的生活费也才不过千把元，不到一打啤酒的价钱。

正是中午时分，咖啡厅里人不是很多，显得很宽敞。一位身着黑色长裙的长发女孩正在指法娴熟地弹奏钢琴，身体配合着音浪有节奏地起伏着。是一支莫扎特的钢琴曲，舒缓的琴声轻快地流淌着，仿佛树影下的阳光一般静谧，让原本宽敞的咖啡厅显出一种空旷感。

夏音喜欢莫扎特的乐曲，觉得每个音符都浸透着阳光的气息和田野的味道，又如深情的目光一般，很令人陶醉。

音乐，阳光，一丝丝凉爽的气息，舒适的座椅，图案雅致的桌单，光洁的大理石地面，墙壁上大大小小的油画，错落有致葳蕤茂盛的热带植物……所有的细节都在显示着这个场所的时尚和豪华。

显然，这里不是南江市一般老百姓光顾的地方，它属于这个繁华都市里那些活得活灵活现的人。

南江市的秋季还是十分炎热的。坐了一个小时公交车赶来，夏音觉得有些口渴。她刚刚坐下来时，穿白色西装打黑色领结的服务员已经礼貌地询问过她了，问她要什么酒水或者咖啡，但是她没敢点任何东西，她说不急点单，朋友还没有来。服务员虽然面带微笑，夏音还是感觉到他眼角里的一丝怀疑和轻蔑。

夏音听人说过，一些高档消费场所服务员的眼力是很厉害的，他们往往能够一眼看穿哪些是有钱人，哪些是没钱还要撑面子的穷人。夏音虽然也报以礼貌的微笑，但是心里却有些不舒服。

也许是她身上穿的这件暗条纹的圣罗兰衣服让服务员看出破绽？不会的。这件衣服可是大商场的正牌货，虽然是去年过季打折的东西，但是花了八百多元钱呢，是她买过的最贵的衣服。

那是什么呢？是自己刚才进门时额角略微渗出的细汗吗？还是自己举手投足间表现出的对这种场合的陌生感？夏音想着，觉得身体有些僵硬，她不自在地扭动了一下，换了个坐姿。

夏音开始后悔自己跟网友到这么高级的地方约着见面聊天，她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坐在这里。

是啊，前些日子她还去一家大型餐厅应聘过前台迎宾员呢，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被录取，这让她的自尊心很受打击。自己长得漂亮，又是名牌大学毕业，居然竞争不过那些没有文凭或者民办大学的女孩子。

如果不是考虑到下个月就要给房东付下一个季度房租，如果不是考虑到她已经三个月没事做了，她才不会去应聘那种没有一点前途的工作呢。

她不能把两个人生活的重担都压到小峰一个人身上。

夏音发现自己毕业一年多来变化很大，她开始渐渐体会到生活的艰难。那种艰难的感受似乎很难用语言去表述，因为一切好像都显得那么平淡那么普通那么简单：你不过是没有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既不是这个城市没有好工作，也不是你没有能力。

但是你就是没有工作，没有工作你就没有收入，没有钱花的时候你就是没有钱花。而那些需要花钱的地方又是你在这个繁华都市里生活必须支付的费用，比如房租水电费，比如买盒饭的钱，比如坐公交车的钱，比如口红洗面奶防晒霜，等等等等，没有任何奢侈的成分在里面。

如果不是爸妈每个月依旧给自己寄的那一千元钱，夏音真不知道每个月花的钱从哪里来。

因此夏音觉得这种艰难是一种淡淡的苦涩感和无奈感，淡到你不仔细品味甚至都觉察不到，淡到你都不能开口去说，因为说出来好像并没有什么事情一样：也许明天你就找到了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后来夏音想，那其实是一种消耗，是一种无声无息的销蚀，就如同那些废弃的金属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锈蚀不堪了，但是你用你自己的眼睛盯着看时，却什么变化都看不到。

每次大学同学聚会的时候，夏音的这种感受就特别强烈。从表面上看，大家依旧打打闹闹有说有笑，跟在学校里没什么区别。但是如果你安静地站在一旁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每个人的脸上都多了些沧桑感甚至沉穆之气，那些貌似快乐无忧的目光背后仿佛都隐藏着一股深深的焦虑和迷茫。

夏音有时候想，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跟自己一样的感受呢？只是每个人都在掩饰自己，不愿意在聚会上说出来而已。即便是谁偶尔口出真言，也一定是以一种开玩笑的语气说的，否则就好像很伤聚会的气氛，或者显得自己生活得很失败一样。而每个人都不愿意服输，都还有顽强的自尊心，所以都硬挺着。

夏音又想，那么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夏音自己都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变化，别人肯定也能够感受得到吧？她已经不再像刚出校门时那么飘飘然，那么自我感觉良好，一副我是美女我优先的劲儿，性格似乎也温顺了许多。

有一天，夏音站在自己城中村的蜗居里，把窗帘拉开一条缝，眼睛里望着楼下熙熙攘攘的人流，耳朵里听着人们粗俗的讨价还价声和笑骂声，忽然想，其实这种变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根本变化，它不是一天两天的干旱少雨，而是一种旷日持久的、看不到尽头的气候性转变。

上大一时夏音看过一部好莱坞电影，之后总有一个幻觉，觉得自己有一天能够像漂亮的女主角一样，开着红色敞篷跑车，穿着低胸装，系着丝巾，戴着墨镜，长发飘然地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自顾自的奔驰而过，让街道两边所有男人都瞪大贪婪的眼睛望着，口水流一地。

每次想到这个梦，即便是一个人在宿舍里，夏音也会抿着嘴笑起来，一副矜持的样子。而现在，被公共汽车里拥挤的人流挤来挤去的时候，夏音从刚开始的计较、嘟囔、大惊小怪，到完全一副处变不惊的神态，甚至对那些借故在自己身边蹭来蹭去眼珠子都快掉出来的色男人，夏音也从恶心修炼到懒得去理会了，只是偶尔用一种在动物园里看大猩猩的眼光盯着男人的眼睛看一眼，挪动一下身子。当然，如果动作太过分的话，她也会放下脸面，大声呵斥，语气跟电视里的野蛮女友似的，一副小姐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在这个繁华都市里生活久了，夏音发现几乎所有漂亮女孩子都会用这种呵斥的语气说话，这似乎已经成为你是否属于这个大都市的一个标志了。

看夏音干坐着等人，服务员倒了一杯冰水端过来。夏音微笑着点了点头表示谢意。然后看了看手表，自己已经坐在这里将近一刻钟了，也就是说，跟她约在这里见面的那个网名叫“教父”的网友已经迟到了，而且也没来电话，她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第一次约会就迟到，是一种非常缺乏教养的表现。

夏音有些想走了，她盘算着找个什么理由离开这个原本不该来的地方。她想到了好几个理由，比如朋友有事来不了，自己去楼下接朋友，等等。

但是等她看到几个服务员在吧台里外不住地朝她看着，并且指指点点好像在谈论她的时候，她忽然感到脸上有些发烫，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她隐隐感觉到这几个服务员从进门一刻起就对自己不太友好，而现在她已经舒舒服服坐在这里这么久了，喝了凉丝丝的柠檬水，接受了他们毕恭毕敬的服务，如果借故离开的话，这几个服务员不知道会说出什么难听话。

夏音开始回想自己今天出门时身上带了多少钱。她暗下决心，既然来了，无论如何也要在这里消费一下，不能被这些服务员耻笑。

但是自己身上到底有多少钱呢，一百多？两百多？三百多？夏音记不清了。她希望自己今天身上带的钱越多越好，哪怕是借别人的钱她都不会在乎。

夏音没带包，钱都在口袋里，她假装掏东西的样子摸了摸自己的裤子口袋，开始算计起来。

前几天妈妈给她银行卡里打了一千元，她取出五百元。家里电吹风坏了，那个电吹风是上大学时候买的，已经用了很久，风力也太小，所以她买了个大功率的，花了一百多。在超市里买吹风机的时候看到一条黑色皮带样式不错，闻了闻，有真皮的腥味，就又顺便给小峰买了条皮带。

小峰原先那条皮带不是真皮的，是那种贴皮的人造革，薄薄一层皮子已经微微翻翘起来，很不像样子。小峰上班要求穿衬衣打领带，皮带要经常露在外面，再怎么也要换条新的，不然会让人笑话。

买皮带又花了一百多。再加上这几天买盒饭，买报纸，应聘工作时花的

公交车票钱，她口袋里可能只剩下一百多元了。

今天来这么高档的消费场所是那个网名叫“教父”的网友提议的，他说他买单，还跟夏音开玩笑说千万别带钱包，否则就是不给他面子，所以夏音出门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口袋里装了多少钱。

就在夏音聚精会神盘算着的时候，口袋里的手机响了。夏音的手机是一款过时的摩托罗拉手机，没好意思放到桌子上。正是“教父”的电话，夏音等铃声响了好一会儿才接听，不冷不热地喂了一声，用这种方式表达着对“教父”迟到的不满。

电话里的男人没等夏音说什么，就忙不迭地道歉。说正赶上中午上下班，路上车很堵，估计还得大约一刻钟才能到，让夏音自己先点些东西喝着，又说了别怕贵，今天我买单之类的话。最后仿佛忽然想起什么似地说，哦，那里新添了一款咖啡酒非常有特色，既有咖啡的香气，还有红酒的意味，市面上见不到，建议夏音尝尝。

“教父”语气诚恳的话让夏音心里踏实下来，好像搬到救兵一样，长长出了一口气，仿佛一下子也有了底气。

正巧刚才那个服务员朝她这里看，她招了招手，示意服务员过来，说，我听说你们这里的咖啡酒不错，怎么在酒水单上没见到啊？

服务员听夏音这么说，赶紧解释道，这是一款新上的酒，还没上酒水单，新酒水单正在印制。酒是从巴西进口的，一瓶一千八百元，一次喝不完可以续存。

一千八百元一瓶酒，夏音先是觉得贵得有些不可思议，但是转念又一想，谁让那个叫“教父”的男人迟到呢，就宰他一回，同时也让刚才对自己指指点点的服务员改变一下对自己的态度。

那好吧，帮我拿一瓶。谢谢。

夏音故意语气平淡地说。然后面带微笑，望了服务员一眼。那是一种胜利者的眼神。

果然，服务员态度立刻谦恭了起来。

服务员态度的变化让夏音感觉很受用，她抿着嘴，忽闪着眼睛，掩饰不住一副得意的样子。

细长的酒瓶斜插在银亮的镀铬冰桶里，水晶高脚杯里金黄色的酒液显得很醇厚，轻轻晃动之后挂杯感很好，有一种油一样柔和的光泽。

征得夏音同意后服务员给酒杯里加了一块冰块，透明的冰块半浮在酒液中，给人一种晶莹剔透的清凉感。

夏音的座位正转到朝向市中心的方向，几块高楼上的玻璃窗反射着刺眼的阳光，像几面明亮的镜子。街道纵横交错好像纠缠的血管一样向远方延伸，路上的车辆如同一堆彩色的甲壳虫似的拥挤着，楼下的行人缩小成蚂蚁一般，变成一个个移动的小黑点。

咖啡厅里听不到一点街道上的噪音，整个视野显得十分安静，让夏音想到曾经在一个巨大的玻璃橱窗里见过的珊瑚礁和热带鱼，色彩鲜艳而纯净，没有一丝一毫的响动，如同梦幻一般。

夏音长这么大从未体验过这种感觉，她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俯瞰城市的感觉，好像第一次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见了她生活的这座繁华都市，这个角度让她觉得既陌生又熟悉，因为这也许就是她梦里一直渴望的东西。

夏音仿佛今天才知道，原来她生活的这座城市如此壮观和美丽。

一年多以前，当她跟小峰决定毕业之后留在这个城市为生活而打拼的时候，她只是通过自己的各种印象拼凑出一个现代化都市的形象，虽然也闪耀着诱人的光芒，但那都是一种仰视，都是一种碎片的拼接，显得很幼稚，很单薄。而此刻，一切尽收眼底，她根本不用想象什么，一切都明确无误地呈现在耀眼的阳光下，显得这么真实，这么饱满，这么灿烂。

夏音想，幸亏自己毕业之后没有回到自己长大的那个小城市，也没有跟小峰去他生长的那个城市，而是选择留在了这个大都市里，这里才是她夏音应当生活和奋斗的地方。

夏音姿态优雅地品着美酒，神情宁静地望着窗外，舌尖甘醇的滋味和窗外如画的景色使夏音忘记了时间，转眼又过去了半个小时。

夏音曾经很多次想象过这个网名叫“教父”的男人的样子。他们是偶然在网络上认识的，大约有三个月了，正好是她上次被房屋中介公司老板开除那天。

想起那个戴着眼镜貌似文雅的中年男人夏音就觉得恶心。那天中午他满嘴酒气的把夏音叫到他的小房子里，说着话就开始动手动脚，拉着夏音的手不放。正是夏天，夏音看见他单薄的西裤裤裆里鼓鼓囊囊的，有东西放肆地顶得老高老高，没有一丝克制。

公司办公室在一栋临街住宅楼的一层，是个套间，老板的办公室在里面，隔着一个走道，外面就是客厅，用来接待客户。

夏音看老板醉醺醺的样子，找了个理由转身刚想走，老板居然从后面一把搂住了她，不顾她的挣脱，用裤裆里的东西在她身上蹭，说你答应我我给你加薪让你当经理。

夏音忍无可忍，拼命挣脱开来，回身扬手给了老板一个耳光，估计屋外的人都能清楚听到那清脆的响声。

老板愣了一下，突然咆哮起来，一伸手就把夏音推倒在沙发上，嘴里吼着，你个婊子你敢打老子？！

夏音被这粗暴的举动吓住了，看着老板那喷火的眼睛，不知道他接下来还会做什么。她急中生智，狠狠地叫着说，你别动手，我男朋友是警察！

老板挥舞的手臂停在了半空中，被震慑住了。隔了一会儿，才骂了句粗话，大声吼着，去领了你的工资赶紧滚蛋！

夏音以前听老员工讲过，这家伙是一个经常在家里打老婆的男人。夏音心里有些害怕，干了二十多天，只领了半个月工资就赶紧走了。

回到家里，夏音终于忍不住大声哭了。

那天小峰出差了，是第一次陪经理出差。夏音几次哽咽着想给小峰打电话倾诉，但还是忍住了。她不想让小峰分心，不想让小峰为自己的事情生气着急。况且夏音心里还有一个担心，因为那天她穿的那条纱裙太露，她怕小峰说他。当初买那条纱裙的时候小峰就反对，说那条裙子太透，只要光线强，都能隐约看到裤衩的颜色和形状，看到夏音性感的臀样。但是夏音实在太喜欢那条裙子了，在售货员的撺掇下就买了下来，为这件事情两个人还吵过嘴。后来小峰算是退步了，说，这条裙子只允许跟他一起逛街的时候穿，夏音答应了，但是她趁小峰不在家偷偷穿着去上班了。

夏音哭过之后，吃了一碗方便面，觉得心里轻松了一些。她宽慰自己说，

其实也没什么，她也没怎么吃亏，倒是多干的那一个星期没领到工资让她觉得有些遗憾。

恨了一会儿，觉得无聊，就打开电脑开始上网。

在这个城市里，靠近大专院校的城中村可以什么都没有，但是不能没有宽带。网络几乎成为大学生以及那些毕业大学生们最主要的交流工具了。

也是鬼使神差吧，夏音浏览一个著名论坛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帖子，题目是“测一测你今生成为亿万富翁的可能性”。

她用鼠标点击了标题，然后看到整整一个页面只显示了一句话：

“你真的想成为一个亿万富翁吗？”

然后是一分到一百分的程度性回答。夏音选择了百分之五十，答案是：唯一可能是，你父母是亿万富翁。

夏音又选择了几个程度，答案都是一样的。

最后夏音选择了百分之一百，显示出一个新的页面，却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新问题：

“加入意大利黑手党之前要到大街上随便杀一个人，你知道为什么吗？”

夏音想了想，觉得自己不知道，也就没再往下看了。

帖子每页下面都有网友留言，大多是些灌水赚分的话。夏音刚想关闭网页，这个网名叫“教父”的人的网络签名吸引了她的眼球：

难道亿万富翁只能由别人做吗？为什么不是你我？为什么不是今生？

也许在别人看来，“教父”这些话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样，是一个空洞的豪言壮语，看过也就看过了。但是对于那天刚刚受到强烈刺激的夏音而言，她却非常感慨，并从心底里附和了一句：

是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别人就可以成为亿万富翁，住别墅开跑车周游世界，在气派豪华的写字楼里办公，出入高级消费场所，被人簇拥被人尊重，在这个城市里活得活灵活现的，我却不能？难道自己真的低人一等吗？

人活着不就是一辈子吗？为什么一定要憋屈地活着？就像现在的自己，住在这脏乱差的城中村里，窗户下面就是农贸市场，眼睛里一片违章建筑，耳朵里从早到晚都是嘈杂声，害得自己不得不经常戴着耳机听音乐。

最可怕的是屋子里那股气味，整整一个夏天都不敢开窗户。就算是门窗紧闭，那些垃圾和烂菜叶子混合起来的气味也会在屋子里弥漫酝酿，仿佛快要发酵出沼气一样，让人只要一进家门就想捂鼻子，很呛人。

住在城中村的人们好像根本就没有卫生意识，那些开小餐馆的，脏水随手就泼到门口，弄得门前这条狭窄的街道整天坑洼泥泞，人走路不小心就会踩一脚脏水，溅脏自己和别人的裤脚。就算是忙不迭地道歉，还是会遭来一个白眼或者一阵得理不饶人的痛骂。

而所有这些，不都是因为没钱才不得不承受的生活吗？

想到钱，夏音又想到，连那个龌龊的中介公司老板欺负女人的时候嘴里说的也是“我给你加工资……”

夏音并不想成为亿万富翁，她也不知道一亿元钱意味着什么。她只是想，一旦自己有个稳定的工作，一个月有两三千元收入，第一件事情就是搬出这个城中村，换一个住宅小区里的没有臭气味的房子住。

越想越觉得激动，夏音索性离开电脑站在窗前，望着渐渐浓重的夜色，望着楼下步履匆匆的路人，让自己的思绪恣意翻涌着。

夏音想起小峰常玩的一个电脑游戏，说的是一个跟 007 一样英明神武的战士如何过五关斩六将从敌人城堡里营救人质的故事，画面很刺激，情节很惊险，小峰每到周六能玩一夜。但是那个满身装备的小人是靠血量来维持生命的：屏幕一角显示着小人的血量。

血量越足小人的能力就越强，比如从一个屋顶跳到另外一个屋顶，血量足的时候小人就可以轻松越过去，可是血量低于百分之五十的时候，小人有时能过去有时就会摔下去牺牲一条命，而当血量低于百分之十的时候，小人根本无法越过任何障碍。

随着时间消耗以及被敌人子弹击中次数，小人血量会逐渐减少，能力会逐渐减弱，需要用游戏币补充新鲜血液，而游戏币是用人民币买的。

小峰有次对夏音开玩笑说，其实钱就是小人的血。钱多了，小人就活灵活现，不可一世；钱少了，就行动迟缓，疲惫不堪。

小峰的话让夏音觉得游戏里的小人跟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一样的。钱多的人就是显得血旺，不光外表神采焕发，内在品质也显得很优秀，待人彬彬有礼，慷慨大度，做事睿智果断，让人不得不仰视，就像那些高档写字楼里的老板董事们，走到哪里都是一副活灵活现的样子。

钱，钱，钱，夏音想着想着，开始在内心里无声地呐喊起来，觉得自己如同一头强健的斗牛望着眼睛里的一团红色一样，既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吸引，又感受到一种莫名的焦躁和不安。

夏音忽然有了一种不吐不快的冲动，就又打开了刚才的帖子，给那个叫“教父”的网友留了言。夏音写到：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繁华都市里，钱就是人的血。钱多则血旺，血旺则人旺，旺到能跑能跳甚至能凌空飞翔。而我们这些没钱人只能像蜗牛一样艰难地爬行，灰头土脸疲惫不堪，虽然辛苦虽然努力，回头看看，其实并没走多远。

“教父”当时也在线上，立即就对夏音的留言也发了一通感慨，夸夏音做人有悟性。就这样，你来我往，夏音就开始和这个叫“教父”的网友经常通过网络聊天。后来聊得投机了，两个人还通了次电话，相互都确信在茫茫汪洋般的网络世界里确实存在着这么两个人，一个是刚刚毕业一年多的年轻女大学生，一个是说话声音很有磁性的中年男人，而且两个人居然还在同一个城市生活。

虽然只是在电话里简单说了些寒暄的话，夏音还是深深感觉到了“教父”语调背后的那份平静，能够联想到电话那端那双深邃而坦率的眼睛。

正是因为有了那次通话，在“教父”的一再邀请下，夏音才答应今天在这个咖啡厅见个面聊聊天。

已经中午两点多了，离约定见面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教父”还没有到。但是夏音却并没有太在意，她继续胡思乱想着。酒精让她彻底放松下来了。

在夏音印象里，“教父”说话总是很简短，而且对他自己的观点几乎从来不做解释，给人一种吐字如金的感觉，好像总想用一句话说完别人十句话要说的意思。

而且“教父”的话总是让人回味无穷，有些话当时觉得有些偏激有些耸人听闻，但事后一想，却觉得一点都不夸张，因为现实生活就是那么回事，只不过人们不愿意去深究罢了。

比如“教父”说，我们这个城市恐怕是它存在千年的历史中最冷漠的时代了，一个人就算在大街上把血流干，都不会有人送他去医院，甚至不会拨打免费的110报警。

比如“教父”说，一大早麻雀就飞到城市各个角落，它们去干什么？它们去找食。一大早人们睡眼惺忪地去干什么？也是去找食。但是人却不如麻雀自在。麻雀在天上飞，至少不会堵车，至少不会像鲮鱼罐头一样让自己在公交车里挤来挤去，至少不会整天愁眉苦脸地面对天空和大地、星星和月亮。

“教父”说，经常在公共汽车里被人挤来挤去，除了人的身体会变形，人的灵魂也会变形的。

比如“教父”说，一个人是否理解意大利黑手党的做法，实际上体现了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态度。

夏音问为什么，“教父”说，不为什么，就是这么回事。

夏音问到底为什么，“教父”说，这没法解释。你理解就是理解，不理解就是不理解。

夏音觉得自己虽然不理解意大利黑手党，但是自己完全理解小峰。

小峰几乎每天晚上八点钟准时回家，回家之前肯定要先给夏音打电话。除了老婆长老婆短地问寒问暖，就是家里还需要什么东西我顺路买回家。语气不像老公对老婆说话，而像大人对小孩子说话。

每次听到小峰电话里这种温柔的声音，夏音都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因为小峰毕竟跟自己一样大，跟自己一样缺乏社会阅历，在他那种关切的声音里总透着一种稚嫩。确切地说，那不是大人哄小孩子的声音，而是一个大孩子哄小孩子的声音。那个大孩子其实并不大，但是他却要假装强大，为了让小孩子感到温暖和安全。

夏音理解小峰的这种关怀。夏音喜欢吃冰激凌，小峰有时候为了在一家西式快餐店给夏音买一元钱一支的冰激凌，宁可早一站下车，自己捧着冰激凌走回家，搞得夏音经常一边用舌头舔着冰激凌一边被感动得眼泪汪汪的。

其实楼下小卖部就有卖冰激凌的，但是小峰说，他有同学在那家快餐店打工，说那里的冰激凌虽然只卖一元钱一支，但是成本就要三四元钱呢，品质非常好，老板是为了吸引顾客才那么赔本卖的。

小峰也是外地人，家在离南江市不远的天宁市，父母都在工厂，父亲是车间主任，母亲在工会工作。大四时候夏音跟小峰去过小峰家，小峰家虽然不是太富裕，但在当地也算得上小康。而小峰更是父母的心头肉，从小到大根本没吃过什么苦受过什么委屈。

小峰一家人那种和睦的气氛给夏音留下了深刻印象。晚上小峰睡着之后，夏音躺在小峰的胳膊上，一个人望着窗外茂密的树冠，听着夜风穿过树叶时发出窸窣窸窣的声响，心想，其实小城市有小城市的好处，安静，没有压力，人也和善，不像大都市那样，人跟人之间总像隔着什么似的，相互怀疑相互算计，仿佛满公共汽车上都是贼，随时要保持警觉，把自己弄得跟森林里的小白兔一样紧张，活得很累。

夏音当时想，要不就嫁给小峰，这辈子在这个小城市里生活算了，那样

的话，生活也许是一件很幸福很享受的事情。

无论在小峰家里还是走在天宁市树木葱茏的大街上，夏音都有一种白雪公主的感觉，她年轻、漂亮、时尚，再加上有小峰贴身卫士一样站在身边，吸引了不少人羡慕的眼光。大学里大家都说他们俩是一对天生的金童玉女，小峰虽然长得不是特别帅气，但是高高大大的，一脸和善的样子，给人一种充满青春朝气的印象。

小峰站在夏音身边，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感觉，如同色调柔和的背景一样，把夏音这幅画嵌进去，让人怎么看怎么舒服。

毕业之后夏音干了好几份工作，都不理想，两个人就互相鼓励，说些好听的话，像什么骑驴找驴、增加工作经验等等。刚开始说这些话是真诚的，甚至多少还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但是后来夏音发现这些话有些虚伪了：她需要那份工资，无论多少，一千五也好，两千也好，有了这些钱，她觉得心里踏实。否则无论坐着站着，她总觉得心里有一丝隐隐的焦虑。

夏音过去没为钱操过心，上大学时每个月爸妈都是按时把钱打到自己银行卡里的，夏音从来没觉得钱是什么问题，仿佛钱每个月底的时候就会自己长腿跑进卡里一样。

现在大学毕业了，自立了，在那个遥远的小城市里当了一辈子小学教师的父母已经尽到了他们的义务，把她养育成人，供她读完了大学。夏音知道，现在应当是自己回报他们的时候，再也不能索取了。

但是说着简单，真的想不依靠父母，在这个城市里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做起来却是那么的难。不是她眼头高，不是她挑剔，她连那些根本不需要大学文凭的工作都去应聘了，但是生活的大门好像还是没有为她敞开。

前些天妈妈问工作的事情，夏音没瞒住，就如实说了。妈妈说，你跟小峰还没有结婚，不能总花小峰的钱。妈以后还是每个月给你卡里打一千元钱，有工作的时候你就把它存起来，没工作的时候就拿它补贴家用吧。

有时候一个人坐在闷热狭小的屋子里，夏音觉得自己压抑得都快要疯掉了，她百无聊赖，心烦意乱，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

渐渐地，夏音不仅开始怀疑自己，也开始怀疑小峰。夏音发现，这个把他捧在手心里的大男孩其实并没有他自己想象得那么强大，很多时候，他只是巧妙地伪装着自己罢了。

小峰不是那种胸怀大志的人，也不是那种八面玲珑的人，他为人太忠厚，在如今这个时代，小峰这种性格的男人究竟会有多大的前途呢？

想到父母，夏音眉头皱了起来。妈妈说，学校盖了新楼，按照工龄给补贴，她们家有资格买一套一百三十多平方米三室一厅的房子。但是除了公积金之外还要再交十多万元，家里钱不够，妈妈正在考虑是否要套小的就可以了。如果把这套大的让给别人，有人愿意私下里补给她们家一些钱。但是母亲又说，那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户型太好了，采光通风都没的说，她们老两口可以一人一个书房，再也不用挤在一起备课写文章了，而且夏音回家也有住的地方，不像现在，家里还住着一套两室一厅五十多平方米的老房子。

夏音上大学之后，她原先住的那间屋子就改成了两个老人共用的书房，教材杂物什么的堆放得满满的，夏音放假回家只有睡沙发。妈妈说，将来等夏音有了孩子，回家的时候家里根本没法住了。

从妈妈说话的语气中夏音听出来，爸妈已经基本上决定把三室一厅的房子让给别人了，打算买一套小的，八十平方米，两室一厅。

听着妈妈不经意的叹息声，夏音觉得很惭愧，心里有一种被人不松不紧攥住似的隐隐作痛的感觉。

但是夏音嘴里却劝妈妈想开点，开玩笑说爸妈你们别着急，将来我赚钱了给你们老两口买别墅住，那种楼上楼下带花园的房子。说得妈妈连声说好，说只要小音懂事妈妈就放心了。

放下电话夏音想，父母勤勤恳恳一辈子，积攒下来的钱大部分都花到自己身上了，现在想买一套有单位福利的房子都这么艰难，禁不住歔歔不已。

但是歔歔归歔歔，就夏音的情况说，别说帮助父母了，自己还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呢。原先在学校的时候也听说这个城市工作难找，生活压力大，所以总提醒自己要从零做起，不要做白日梦，但是夏音现在觉得自己过去想得还是太乐观了，现实生活比自己原先预想的还要艰苦还要残酷。

仅仅一年多时间，夏音许多梦想都如肥皂泡一样消失在城中村弯弯曲曲的小巷中了。

夏音再次看了看表，已经下午三点多了，离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了，期间她几次想给“教父”打电话都忍住了。

酒已经喝了半瓶了。喝之前夏音看过标签，这种酒度数很低，只有二十几度。夏音还是有些酒量的，上大学时候她白酒喝过大半瓶，所以没太在意。

夏音终于有些忍不住了，她发现服务员又开始朝她这里指指点点了。

窗外的城市景观依然很美，但已经渐渐失去了她刚刚坐在这里时的那种光芒四射的魅力。

夏音拨了“教父”的电话，电话里传出一个甜美的女声：

对不起，您拨的号码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夏音心头“咯噔”一下，忽然觉得这个声音是那么刺耳，如同有人在奇怪地尖叫似的，酒一下子醒了大半，额头上也微微冒出细汗，仿佛从黄粱美梦中惊醒一般，心开始突突直跳。

我这是怎么了？我在干什么？

夏音开始不停地问自己，没有觉察到自己已经脸色发白，有些失态了。

自己怎么搞的，居然相信了一个没见过面的网友跑来这里见面，还要了一瓶这么贵的酒。一千八百元啊，这几乎是自己辛辛苦苦一个月的全部工资。这一个月里她要坐多少趟公共汽车，要看多少别人的脸色，要承受多少压力才赚得到这么多钱。

夏音脑海里迅速联想到自己在网络上看过的关于各种骗子的报道，其中有一种就是专门约网友在高档场所消费然后拿提成的骗子。

“教父”的电话怎么会突然关机呢？

夏音隐隐感到事情不妙，又想起从自己进门一刻起服务员那种似笑非笑的眼神。夏音想，自己是不是早已经陷入了一个圈套？

夏音开始后悔这次冒失的行为，有了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她让自己尽量镇静下来，想，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就算是自己被人暗算，关键问题是现在怎么办？自己身上只有一百多元钱，怎么走出这个地方呢？

夏音想到了报警，但是跟警察怎么说呢？说自己白喝了人家一瓶进口酒是合理的吗？那不仅不会得到警察的同情和帮助，也许还会给自己带来更大

的羞辱。

没有其他任何办法了，唯一的办法是给小峰打电话，让小峰带钱来赎自己。但是夏音并没有立即给小峰打电话，她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再等等吧，也许那个网名叫“教父”的男人只是遇到了一些意外情况，过一会儿就会赶来买单呢？

就在夏音心慌意乱打算继续等待的时候，刚才那个服务员过来了。夏音只顾着考虑自己的心事，没注意到服务员的到来，猛地看见眼前站着一个人，吓了一跳。

服务员脸上又绽开刚开始那种皮笑肉不笑的表情，一语双关地问道：

“小姐，您没什么问题吧？”

然后望着夏音显得有些惊吓的表情接着说：

“我的意思是，您脸色不太好。您需要帮助吗？”

服务员彬彬有礼，但是眼神却显得怪怪的，弄得夏音赶忙尴尬地说我没事我没事。

没想到服务员接着说：

“您没事就好……对不起小姐，您能不能先把账单结一下，我们要换班……当然不勉强，您也可以选择一会儿再结账。”

夏音觉得自己的脸腾地变得通红，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她没想到服务员会催她结账，她从没进过这种高档消费场所，不清楚这里结账的规矩是什么。所以一下子觉得心跳加速，全身的血都涌进了大脑，耳朵里嗡嗡直响，跟做了贼似的，一边拿着自己那个并不时髦的手机在面前摇晃着，一边下意识地嗫嗫说着什么，好像是还要等朋友之类的话，连她自己都觉得自己的话缺乏逻辑性。

看着她窘迫紧张的样子，服务员反而西方人一样大度地耸了耸肩，然后摊开双手说：

“那好吧，对不起，请您继续享用吧。”

“继续享用”？什么意思？

此时此刻，在夏音听来，这句话多少有些看你疯狂到几时的讥讽意味，甚至让夏音感觉到一丝威胁的意思。

夏音有些六神无主地想，如果自己真的没钱付账他们会怎么样？骂自己无耻、不要脸、或者更粗俗的话？

除了言语侮辱之外，他们还会做什么呢？搥自己耳光吗？强迫自己劳动吗？给自己胸前挂一块偷吃偷喝的牌子让自己站在街道上吗？

这么自己把自己一吓，涉世未深的夏音感觉天旋地转的，她觉得快要控制不住自己了，她的精神快要崩溃了。

她已经完全没有心思后悔了，因为她清楚地知道，人家不会听自己说后悔就放过自己的。

就在夏音乱了方寸的时候，时间继续一分一秒地流逝着。窗外高耸入云的现代化建筑物依旧无声无息在她面前走马灯似的旋转着，一会儿是一片欧式风格的建筑群，一会儿是一片后现代风格的建筑群，起起落落，仿佛争先恐后想展现自己一样。有全玻璃幕墙的，有全铝板幕墙的，有单栋矗立的，有成群矗立的，有长方形的，有塔尖形的，有弧形的，数不胜数，令人目不暇给。

夏音忽然觉得这些建筑物如同一片巨浪一样朝自己涌来，而自己是一叶无助的小舟，随时都会被吞没掉。

夏音发狠似的接连拨打了几次“教父”的电话，听到的都是已经关机的提示音。她彻底绝望了，开始相信这次鲁莽的约会真的是一场骗局，只是她没想到那个叫“教父”的男人为了骗她花费了那么多心思。

夏音脸色变得越来越沉郁，又气又急，眼泪都快出来了，她努力克制着自己。

咖啡厅里来了去了已经好几拨人了，别人都是三三两两坐一会就走了，只有她一个人，从中午一直坐到了现在。

夏音觉得，现在就是连她上厕所都有服务员保持距离地盯着她，好像在防备她突然逃跑一样。这真是一种屈辱的感觉。

夏音偷偷在洗手间数了数自己身上的钱，还有差不多两百元钱。万般无奈之下，她坐在马桶上给小峰打了个电话，告诉小峰自己出了点事情，要小峰带两千元钱到国际大厦顶层的旋转咖啡厅来，自己在里面等他。

夏音想起她跟小峰找工作时曾经从这座大楼下经过，说到大楼上面有南江市最高最豪华的旋转咖啡厅，小峰当时还信誓旦旦地说，将来一定要带夏音来这里喝咖啡。

听了夏音的话，小峰焦急地询问夏音出了什么事情，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为什么要那么多钱。夏音反复说自己没事，就是需要买单的钱，再三叮嘱小峰尽快送来，说回家跟他解释。

夏音真的是一刻都不愿意在这个地方待着了，尽管这个地方连洗手间都装修得流光溢彩极其奢华，不像她城中村的家那样有气味。

虽然夏音尽量压低声音跟小峰说话，但是洗手间回音很大，说话声音嗡嗡作响。打完电话，夏音从隔间里出来的时候，发现一个女服务员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了，正把水龙头拧得小小的洗手。看到她出来，扭头就走开了，离开的时候脸上挂着异样的表情，好像忍不住要笑出来一样。

显然，她听到了夏音电话的全部内容。

夏音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恨不能一直待在洗手间里不出去，因为从洗手间回到自己座位上会路过吧台。她的意志已经彻底被摧毁了，无法面对那几个服务员似是而非的笑脸。

夏音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过羞耻二字，跟偷吃东西被人当街示众一样，跟被人剥去了衣服赤裸着站在灯光下一样，是一个女人颜面扫地再也无法挽回时的感受。

夏音觉得自己今天跟坐过山车一样，刚开始被晕乎乎地抛到了高空，现在又仿佛重重地摔到了地面，那种失重的坠落感让她无法承受。她想大喊，想歇斯底里地发作，但是又不能，她还必须继续装模作样，如同一个光身子的女人拼命用一块破布遮掩着自己最后一点隐私部位一样，试图保护自己最后一丝做人的尊严。

夏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座位上的，她觉得从洗手间到自己座位那几十步路仿佛一次漫长的受刑过程一样，两条腿沉重得几乎迈不动脚步，而所有眼睛都探照灯一样照射着她，让她的丑态暴露无遗。

夏音刚回到座位坐下，服务员多少有些不情愿地走了过来，先冲夏音点了点头，然后讪讪地说：

“您好小姐，今天您约的朋友来不了了，说出了点意外，他因为着急赴

约把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撞倒了，现在还在医院。手机也碰巧没电了，查不到您的电话号码，所以没有办法通知您。他刚才特地请一位朋友开车过来买了单，说回头亲自向您道歉……您现在不用买单了。”

听服务员说完这些话，夏音并没有太大反应，她仿佛一个被魔住的人一样，只是轻声嗯着，面无表情。

等服务员走开之后，夏音转过脸，望着窗外，她忽然发现，天色略微有些阴霾，太阳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得金黄金黄的，光泽柔和，如同一枚硕大的正在融化的金币一样，虽然有些刺眼，但是又让人忍不住想盯着它看，而整个城市都沉浸在它那水一样的光波里。